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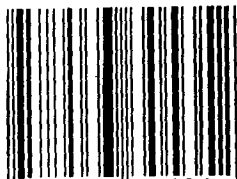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8/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五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首一卷(三)

〔宋〕陸唐老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
通鑑一百二十卷目錄三
卷首一卷(三)

〔宋〕陸唐老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增節音註
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提要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二

陳紀

高宗宣皇帝

許項字昭世昭烈王第二子也封安成王
受遺詔輔政光大二年十一月廢少帝而
自立

大建元年正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二年正月齊改元武平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二

汲古閣

三年周楊素少多才藝有犬志不拘小節帝
命素爲詔書下必立成詞義兼美帝曰勉之
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
圖富貴也 九月齊平原忠武王段韶卒韶
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功
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事後母孝閨
門雍肅齊勲貴之家無能及者
四年三月周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

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

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

及尸室受命晉公復執犬權積習生常愚者

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所

制乎詩云夙夜匪懈古隘反說文怠也以事一人一

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

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

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

陸狀元通鑑卷主陳紀汲古閣

白窓窓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

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齊尚書右僕射

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

遙見輒罵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

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上求位反通作餽下式亮反通作餽不貪

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

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

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

身不脫介冑上居反鎧也下直祐反兜鍪也常爲士卒先

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上陟瓜反撻也未嘗妄殺衆

皆爭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鄉

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餘謠

招反爾雅徒歌謂之謠百升飛上天明月炤長安明月字

令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

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

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解之曰百

陸狀元通鑑卷主陳紀汲古閣

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

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

月聲震關西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

畏也帝信之執光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

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周主聞

光死爲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

政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五年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

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博

陵李德林黃門侍郎瑯琊顏之推同判館事

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覽三月周太子於岐

州上魏移反本扶風郡元魏置岐州後周因之獲二白鹿以獻周

主詔曰在德不在瑞帝謀伐齊公卿各有

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

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衆議以申權

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

陵狀元通鑑卷主陳紀汲古閣

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

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裴忌曰臣聞徐

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

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

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

黃顥出歷陽顥音巨具反四月齊人議禦陳師

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上平萌反官軍比屢失利

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此狄西寇乘弊

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

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

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黃法蕤擊破之

又遣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

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上追輸反遂至

於此弟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

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

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仍吏反食也如文

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

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

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瑒必不肯北面事之

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

遣餘人掣肘步柳反臂肘也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

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時事至此

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子師爲左外兵

郎中攝祠部嘗曰高阿那肱龍見當零見胡句反

雲羽俱反左傳龍見而雲杜預注云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

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

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遂不祭師

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

有膂力者為前隊徒對反師隊也號蒼頭犀

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

發衆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

陸衆无道鑑卷主陳紀汲古閣

摩訶曰若壹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

羽矣因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

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

遙擲銑上蘇典反下胡甸正中其額應手

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

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尉破

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

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圖

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

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七月周太

子贊於倫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隋公堅之女

也太子好昵近小人昵尼質反近左宮正宇

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

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

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

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敕容曰

陸衆无道鑑卷主陳紀汲古閣

卿世載鯁直上古杏反鯁魚骨也食骨當咽

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

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

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帝嘗問萬年縣丞

樂運曰卿言太子如何人對曰中人帝顧謂

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膺智唯

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

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

與爲善可與爲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
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
不悅十月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
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
皮景和等救壽陽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敕
使屢促之然始度淮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
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
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
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進自挫其鋒挫祖卧反摧也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乃
躬擐甲胄擐胡貫反貫也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
王琳王貴顯盧潛等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
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
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
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
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
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歔又許既反歔息也

不能仰視爭爲之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
爲變遣使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
雷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
提婆穆姓也提婆名也本韓長鸞聞壽陽陷
握槊不輟曰槊色角反通作稍本是他物從
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爲憂提婆等曰假使
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丘音
西域胡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帝卽大喜酣飲鼓舞
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
詔以壽陽復爲豫州以黃城爲司州以明徹
爲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
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
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
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
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

十一月周主集羣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

高座辨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

六年五月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周主跣

行至陵所跣先典反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

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衰倉同反或作

緣喪苦廬之禮苦傷廉反率遵前典以申罔

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

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

陸狀无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禮 齊人恐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

以備之 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

道士竝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

盡除之 六月周更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

與布泉竝行

七年齊王承世祖奢泰之餘競為新巧窮極

壯麗寵任陸令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官由

財進獄以賄成競為姦諂蠹政害民賦繁役

重民不聊生 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

侍加戍卒儲陳如反侍直齊人聞之亦增修

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上居良反相侵互

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

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居范反乘出其不

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

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

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

陸狀无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

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今大軍若出軹

關上音紙關名也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

掎角在河內軹縣反執其足也左傳譬如逐鹿并

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汾河

而下復遣北山獠胡上堅奚反狄種名一曰

元海五部之苗裔或絕其并晉之路凡北諸

云山戎赤狄之後

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

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

徒典反一盡也

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執三鷄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蓄銳養威觀釐而動

釐許慎反轉隙也或作釐

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

七月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畿伯下大夫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炤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

茹堅

普六茹三字姓堅其名茹人余反本姓楊氏周恭帝時賜今姓相貌

帝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跪對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陳無不破

八年六月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爲恨自言於帝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

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宜爲太子詹事奐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總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其娣陳

氏爲女。

婦音弟按漢外戚傳太子有妃有良婦有孺子凡三等

太子

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周主遇太子甚

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

得休息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

加撻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

兒豈不堪立邪乃敕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

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修飾由

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太子必不克負荷弼將以爲然勸軌陳之軌

後因內宴上壽將帝須曰

捋郎括反攬也

可愛好老

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守文孝

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

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嘗語我云太子

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

上古況反欺也

孝伯再

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

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

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

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

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

懼深自悔匿帝深以軌等言爲然但漢王贊

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以司空

吳明徹爲南兗州刺史九月周主謂羣臣

曰齊朝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

上牛刀反說文衆口

愁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本高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

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

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勢諸將多不

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

沮林汝反止壞也

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周主自將伐齊克晉

州以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

十一月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

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宇文忻

許斤反諫曰

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

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執。未易平

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

爲陛下奉耳。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齊師

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堞徒

叶反。樓櫓。堞。堞也。一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

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

梁士彥慷慨自若。慷慨若莽反。或作慷慨。謂將

陸狀无通鑑卷主陳紀十六汲古閣

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

聲震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

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

將兵六萬屯涑川。上須玉反。又蘇侯反。水名在河東。遙爲平

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

士乘執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

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平。

十二月戊申。周主至平陽。勒諸軍擊齊師。齊

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

資器械。下戒反。械者器之總名。有盛曰器。無盛曰械。數百里間。委

棄山積。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

周主須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爲之

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

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

勢必舉。周主從之。遂帥諸將追齊師。癸丑。至

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齊臣降

陸狀无通鑑卷主陳紀十七汲古閣

者相繼。齊主還鄴。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

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

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周軍圍晉陽。攻東門

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

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

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爲百姓來耳。

終不相害。勿怖也。上音故反。惶懼也。使復衣帽而禮

之。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

斐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啜面。上吐臥反。口液也。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啜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十八

汲古閣

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刑政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爲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主命重立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

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疆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下。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

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怊懼。容反。又許拱反。或作兇。擾恐也。左傳。曹人兇懼。莫有鬪心。朝士出降。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十七

汲古閣

晝夜相屬。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九年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卽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尊齊主爲太上皇帝。壬辰。周師至鄴城。下圍之。鄴。魚怯反。魏郡鄴縣之城。系北齊。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齊王公以下皆降。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

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
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
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
隨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
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為湝詔尊上皇為無
上皇幼主為失國大王丙申齊上皇留胡太
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

覘疑廉反又
救斃反覘也

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高阿那肱密召周
師周師奄至奄太檢反忽也上皇與后妃幼主等
十餘騎南走尉遲勒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
送鄴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
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

北齊祚終六主

二十八年

二月梁主入朝于鄴自秦兼天

下無朝覲之禮

朝馳遙反覲君之總
稱覲渠遙反入見也

至是始

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餼設九賓九介

子旗

賜反芻稟之屬緣許既反殺之曰餼饋必刃
反亦作餼說文導也禮器曰饋詔告道賓主
也介居拜反助也杜預曰介輔相威儀者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

卿致食勞賓還贊致享贊脂利反古者相見
之禮各執物以為贊

男貴大者玉帛小者
禽鳥女贊榛栗棗修皆如古禮周主與梁主

宴酒酣周主自彈琵琶琵琶上頓脂反下苗巴反
琵琶胡樂胡人馬上

所鼓推手前曰琵琶引手
後曰琵琶因以為名矣梁主起舞曰陛下既

親撫五弦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賜賚

甚厚乙卯周主自鄴西還三月周詔山東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
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周主之克晉州檣尉
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師克
并州復遣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
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為信伏不受周主自鄴
還至晉州遣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
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
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前北

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

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

死差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

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

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救之曰若亟

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帝奴古反方言

勉也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

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

陸狀元通鑑陳紀三十二 餐土陳紀三十二 汲古閣

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為傳伏善守城不

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四

月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

後奏凱樂上可亥反兵樂曰凱司馬法得意則凱樂獻凱歌示喜也城濮之戰

振旅凱以俘於太廟封高緯為溫公以李德

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

物竝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曰唯聞

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胡秋反符

檄古者以竹簡為書長尺一寸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

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

凰為王者瑞麒麟之反仁獸也鹿身牛尾一角麟為珍反仕麒麟也唯麟曰鳳

身有尾角為有肉音中鍾呂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

凰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哉帝大

笑曰誠如卿言五月周主詔以路寢會義

上七稔反按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崇信大也人君所居皆曰寢見周禮天官疏

舍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

陸狀元通鑑陳紀三十二 餐土陳紀三十二 汲古閣

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廟眉召反清廟者祭有清

明之德者彫斲之物竝賜貧民繕造之宜務

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

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六月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

應之來必彰有德若五品時序四海和平乃

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九月

周制庶人已上唯聽衣綢上於既反服之也
也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生絹也一

日給

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

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得免徙於蜀周詔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陳上胡郎反

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

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

樂爲之死

十年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

諸軍伐之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

艦戶點反戰船拖板四方以禦矢狀如半

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

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

鎖蘇

也銀鑑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明徹退軍舟

艦竝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

士子六反迫也

衆潰明徹爲周人所執將十三萬并

器械輜重皆沒於周初帝謀取彭汴以問

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

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之工上即涉反

舟楫或作楫

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

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

陸狀元通鑑

卷主陳紀

汲古閣

卽日召蔡景歷復以爲征南諮議參軍周主

封吳明徹爲懷德公明徹憂憤而卒三月

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方六反布帛廣也或作幅向

後僕髮上博木反落髮謂之僕仍裁爲四脚突厥寇

周幽州殺掠吏民五月周高祖帥諸軍伐突

厥會帝不豫畱止雲陽宮召宗師宇文孝伯

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

後事付君六月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